

的這

聖旨這宣諭了呵巴前斷了的言語別了呵  
寺院的田地不回與呵爭底人有呵斷按

打奚罪過者又這和尚每有

聖旨麼道已前斷了的已外不屬自己的寺

院田地水土爭呵不怕罪過那甚麼

聖旨俺每底鷄兒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平府

有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底氣力裏

蒙哥皇帝福廬裏

薛禪皇帝潛龍時令

旨道與漢兒州城達魯花赤管民官僧官僧  
衆道官道衆人等據少林長老告稱

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  
斷定隨路合退先生住寺院地面三十七  
處却有李真人差人詐傳

共

蒙哥皇帝聖旨一面奪要了來這言語問得  
承伏了是李真人差人詐傳的上頭如今  
只衣先前的

聖旨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元斷定三十

七處地面教分付與少林長老去也准此

戊午年七月十一日開平府行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二

大元至元辨偽錄卷第三

大都路道者山東峰禪寺傳法沙門慧遇奉勅實錄撰

夫三聖人教列於中國猶鼎足而峙以扶皇  
化天子之言仁義者輒於不道之士也老子  
之守謙退者息於躁競之徒也釋氏之談性  
命者欲令返源也而叛葉紛論獨師已見自  
西三

一

矜自勝迷本迷宗蓋不達道之通途守於一  
岐之說也殊不知仁義行則人人蹈於君子  
之徑矣謙退行則人人杜於貪慾之求矣性  
命明則人人達於妙道之源矣不如是者何  
爲達士君子乎仲尼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幾於此矣而晚世道士專尚誇

誕以謫詭不經爲奇異以誑妄不真爲妙門  
弃二篇之醇濃雜三張之穢術王害風以顛  
狂爲至德不識道之淵源丘處機以行驚爲  
神奇失全真之要妙西行萬里不明對主之  
談東廻三年偶合標其殊異欺人調聖矜銳  
自高始爲烏有之談終成無是之說古來矯

妄且略不言今朝行事且陳數段我太祖  
貞吉恩皇帝龍飛朔野虎步中原膺寶曆以  
莊圖赴昌期而司牧順天革命戡亂定功軍  
國雖煩留心覺路首頒恩詔護持佛門大聖  
神化不可測量所在形儀無得損壞隨處寺  
宇所有田地水澆上地水礮水磨寺用什物  
凡は佛底並令歸還莫得侵占大小科役鋪  
馬祇應並休出者出家僧人是佛弟子與俺  
皇家子子孫孫念經告天助修福者凡は僧  
人去住自在休遮當者有女人每倚著氣力  
搔擾佛寺奏將名姓來者後代明君咸遵此  
式而魔辨逼真委生高下咸言丘公開三教

之基爲儒釋本地試叙首末請詳載否初全  
真之興事非振古按元裕之重陽真人碑云  
金朝正隆中有王世雄者三輔人也少以任  
俠見稱中歲忽有所得遂弃家事浮沉酒間  
譖浪無節猖狂妄行咄空獨笑時人以爲病  
狂遂目王害風焉後遇龜裘二道士汲水飲  
酒狂縱愈甚狡猾難測於縣東壠墓止之以  
活死人目之居之二年移於劉漿庵大衆不聚  
於三人庵不構於二屋自是棲遲土窟託處  
窮巷破裘敗絮以裹其身執杖操瓢乞食自  
濟效癡禪之守默坐環牆而自拘嘗謂禪僧  
達性而不明命儒人談命而不言性余今兼  
而修之故号全真行丐而東至寧海軍得弟  
子馬丹陽丘處機劉譚郝九七人全真之教  
乃大行焉後其徒潘志源等致范君幕府致  
之王君書數命元裕之述碑贊德裕之引葛  
洪稚川之於晉陶洪貞白之於梁寇輔真謙  
之於魏司馬子微之於唐陳圖南搏之於宋

敘此數賢皆不及之曲成其美而全真之輩  
謂不光故好問之文立而復毀其徒又發杜  
順寶塔聯環金骨埋於世雄墳中爲王害風  
之舍利焉書金廟世宗章廟禁斷其風使楊尚  
非妄言也道士丘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  
人号長春子師王害風繼唱全真本無道術  
有劉溫字仲祿者以作鳴鑄幸於太祖首信  
僻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

上言丘公行年三百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  
乃奏舉之戊寅中應召北行丘公倦於跋涉  
上西征表求待廻使中書湛然溫

詔召之丘公遂行初 上西征大石林牙及

可弗父國盡有其地唯筭端汗奪破乃滿之  
地軍馬強盛據有尋思干城或云邪木思干遠  
之河中府也聞上西討即南走入鉄門遁於大雪山南潛

越印度上率衆襲之駐驛大雪山南辛巳冬

十一月十八日丘公至尋思干城以雪山大

雪屯谷可有二丈深不可行且止城中壬午

之舍利焉

書金廟世宗章廟禁斷其風使楊尚

非妄言也

道士丘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

上以言實賜以馬乳時廻紇山賊亂於密迹

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

且令丘公還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詰八月

後旬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

無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考問神仙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

極致美林靈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入夢又舉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真性遨遊異域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

夢也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既而東廻表求牒符自出師号私給觀額自填

聖旨謾昧主上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体例之事恣欲施行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十

夏四月初五日始過雪山達於行宮至

上

前數拜退身致敬禮畢然後入帳 上問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躬丘公逡巡拱身答曰

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

上以言實賜以馬乳時廻紇山賊亂於密迹

上

且令丘公還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詰八月

後旬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

無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考問神仙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

極致美林靈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入夢又

舉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真性遨遊異

域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

夢也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既而東廻表求牒符自出師号私給觀額自填

聖旨謾昧主上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体例之事恣欲施行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十

謬廻至宣德等州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石敵樊特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騎從數十騎牌出入馳躍諸州便欲通管僧尼丘公自往薊州特開

聖旨抑欲追攝甘泉本無玄和尚望其屈節竟不能行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爲文成觀景

州奪龍角山賈先生改爲冲虛觀後僧欲爭丘公移書從樂居士聞過飾非平谷縣水谷寺正殿三身皆劉鷲絕手悉打澗中改觀居之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淨居山穿石作洞改爲道院立碑樹号相州黃華山隋唐古刹碑刻存焉道士占定混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訖潔州下縣數坐佛殿道士拆訖并毀佛像檀州黍谷山靈岩寺昔是鄒衍大律之處堂殿廊廡悉皆完足全真賈志平王志欽倚著丘公氣力蕩除佛像塑起三清石幢子推入澗中有底田園占佃爲主改名大同觀壇州木林寺正殿懸壁壬子年全真

許知觀拆毀塑像改立三清号爲天寶萬壽宮良鄉縣東南張謝村興禪寺地土棗樹林檎園并外白地丘公弟子孔志童強占種佃欺侮尼衆如此等例略有數百雖莊蹕狼戾於南荆益跖跋扈於東魯方今剽刦未爲過也不以道德爲心專以攘奪爲務後毒痢發

作卧於廁中經停七日弟子移之而不肯動疲困羸極乃訴之曰且偃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誑人云師父求福編丘公錄者李浩然集來即日登葆光而化異香滿室此皆人人具知尚變其說餘不公者例皆如此故當時之人爲之語曰一把

形骸瘦骨頭長春一旦變爲秋和灑帶屎亡圖廁一道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大祖四祖之譜也即丁亥年七月九日也後道士志常字浩然号真常子簪冠自整紹復前蹤檢道士之財買王臣之意媿薄巧飾趨媚時流虛冒全真之名不行道德之實舉鳴正道虎視釋家

挾邪作威侵占佛寺襲丘公之僞跡翦殘賊  
之餘風縱群下之剽奪任私情之毀撤打佛  
像而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貪得忘仁窺  
求無度他處遼遠恐人未憑且敘京城及內  
屬州縣占奪寺舍侵植田園磨毀碑幢損滅  
佛像畧舉一二驗知虛實京通玄閨觀音院

何二

五

正殿三間塑盡完具李志常遣本觀道衆打

絕聖像塑著三清雖屢陳訴抗

詔不與今雖革正而街西院舍近三十楹尚  
未分付京淨恩禪寺正殿房寮方丈庫舍五  
十餘楹殿內無量壽佛十六觀像金碧炫目  
女冠改作修真觀永占住持京憫忠寺東塔  
院大道信道姑占守住坐京慈聖院長春宮  
薛道錄改為玄都觀占住京寶塔寺經藏院  
天長觀下任道姑福童占定住坐京資聖寺  
唐遼舊刹前後通街地有三十餘畝旁有百  
十餘間全真輩志朗改作葆真觀占定住持  
京穎花門外金橋寺正殿釋迦渾金成就全

丹經今

聖旨斷定由未分付玉田縣北鄉妙峰院全  
真榮道士盡行拆訖於田家莊蓋女冠楊道  
姑路道姑住坐通州在城觀音院前後正殿  
厨庫僧房全真陳和童打壞觀音改塑老君  
易名通仙觀宛平縣齋堂村靈樂寺全真劉  
知觀把釋迦太子賣與他人火爆石碑藏了  
銅鐘拆訖佛殿壞了舍利寶塔平蕩墳林蓋  
作通仙觀塑起三清涿州在城設濟院有舍  
利塔七層五十餘尺全真賈先生夜間拆了  
塔尖本官詰責逃了甲寅年改為齊仙觀涿  
州行滿寺觀音殿有白玉石觀音菩薩坐高

真張知觀拆毀大殿平治基址安先生丘塚  
改作墳地京銅馬坊建福院全真鬍頭張先  
生占改住坐京春臺坊西萬盈坊弘教院正  
殿聖堂僧寮廚庫菜園石碑盡被樊先生拆  
打訖却將木石於戴外郎宅東蓋訖天齊仁  
聖廟京西北隅吉祥院長春宮占作窯場煉

三尺有糠禪任志堅夜中打碎共十一塊并占訖寺院改爲永寧觀住坐廣因寺常住位舊堂咸備全真梁先生改作十方觀住坐平谷縣曆西寺正殿聖容全真王知觀打壞塑像占植栗園磨了石碑耕了地土文家莊水谷寺殿宇三門雲堂庫房水碾園土全真王知觀打了塑像却塑老君并獨波寺正殿拆訖占植栗園改作道院順州年豐龍泉寺麻地棗園并余白地盡被馬法師占定改爲大道觀安次縣北臺寺全真羊皮李占佃普慈寺楊道姑占訖遵化縣臺山寺下院靈應山栗園劉先生占淨因院羅文谷栗園張先生占植縣東北般若院大殿中幢寺雲堂淨家谷雲堂三門盡被張先生拆了蓋作開陽觀薊州天香寺栗園地土盡被王道政占佃舍利寶塔高四十尺王道政拆訖塔上鉄竿示自使了又拆了墳塔十三座甘泉山下院水碾一所孫先生強行蓋了報國寺下院栗園

賈先生占了崆峒山下院田地栗園吳先生蓋觀占守如此等例寧可具詞其餘東平濟南益都真定河南閑西平陽太原武朔雲中白晉遼東肥水等路打拆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畧知名者五百餘處皆李志常之所主行又自覽貢獻圓米果木蜜煎茶薑馳驛馬疋每歲上下要君取榮不以謙退爲心專以銜名爲務壬辰中合罕皇帝吊民洛汭問罪汴梁急於外征未遑內整而志常姦心粗妬欲欺佛家蔑視

朝庭敢爲不軌乘國軍擾攘之際當羽檄交馳之辰縱庸鄙之徒作無稽之典令孤璋首何三

七集僞說史志經又廣邪文菽麥不分古今匪辨採王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十二龕釋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鑄鼓二篇之風舉李耳在於虛無之前屈文於於周莊之代倚竊佛教增闡多端欲高釋先之前乃說李耳在陽甲之歲欲登儒者之上

乃立九歲在太易之先欲同佛家五方如來  
乃說五方出法度人擬偷佛經世界初成風  
輪下布乃說氣射往來變作弥羅之氣如此  
之事一一難陳祇欲混自濁流濫彼清濟金  
鑰相雜涇渭難分調聖欺賢蔽蒙天下瞎他  
正眼昧自心靈夭遏佛門溝壑正道懶慢興  
憲不懼朝章使秦川道衆暗板流傳遠地聲  
揚欲妨自害不遇

明聖真假孰分佛法中興待時而顯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我

蒙哥皇帝克岐克嶷曰聖曰明布政簡嚴聰

達神武修祖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規率由

舊章不忘外護初鑄國寶先贊佛門先是僧

人並無徭賦 聖旨特賜那摩國師白金三千疋萬兩

修福佛門又令勝庵主發黃金五百兩白

金萬兩於昊天寺大作佛事七日方滿

道僧萬餘也

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

若不遠近咸布寧知李老君之勝宜先上播

朝廷則餘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  
人溫的罕廣費其本遍散 朝廷近臣土魯  
及乞台普花等並授其本時少林長老裕公  
建寺鶴林

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謗訕佛門使學士安藏  
獻呈阿里不哥大王訴其僞妄大王披圖驗

理閱實甚虛乃奏

天子備陳誅冒破滅佛法敗傷風化

天子未詳真僞俾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  
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鉢刺海親王貴  
戚等譯語合刺合孫并學士安藏

帝御正座對面窮考按圖徵詰志常一詞罔

措拱身义手唯稱乞兒不會而已推以不知

少林讓曰汝既不知何以掌教志常又默無

言少林因曰道士欺負國家敢為不軌今此

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

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

際故唐初秀才胡曾詠史詩云七雄戈戟

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  
將徐甲去流沙此則周末時人明矣何乃妄  
構此說謾昧

王上平志常曰此是下面歹人做來弟子實

不知也少林又曰老子既是大賢宜當佐國  
安民臣君不逮何乃坐視亂亡西去流沙忍

而不救乎自己家鄉而不能整且欲遠化羣

胡不亦謬哉此同頭上火燒而不能却且欲  
遠救他山之火縱是愚人亦知迂誕志常拱

默無言面皴汗出少林重奏曰道士欺謾

朝廷遼遠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  
情恃力凶慢占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

玉泉山白玉石觀音像先生打了隨處石幢  
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園果梨栗水土田地大

畧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餘處今對

天子悉要歸還而志常情願吐退別無酬答

少林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偽造若不燒板難  
塞邪源志常唯言情願燒却更無申說

何 三

九

上曰我爲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  
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出旣是說謾  
道人新集不可行之時勝講主瞑目署之指  
爲畜類塊然無對

帝謂群臣曰道士理短不敢酬答也少林翌  
日復上表云

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枉錯諸直能  
使直者枉此二者賞罰之源治亂之機莫不  
發乎其中矣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故三皇  
五帝垂拱南面其政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是以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  
天下也及三代以降姦宄日萌故聖賢間生  
應時設教或洗之以道德或封之以仁義以  
防微後世之弊也於是我釋迦大覺以周  
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  
天竺父曰淨飯皇帝母曰大衍聖后夢感白

象駕日輪忽墜於懷覺時乃娠誕弥厥月聖母攀枝右脇神化而生列宿襯於紅蓮九龍沐以香水三十二相以嚴躰八十種好以隨形指天地以稱尊現吉祥而應世四門觀苦午夜逾城六年苦行以圓曠劫之因萬德周身以克多生之果教談三百餘會化揚八萬之門受波旬請而入涅槃順衆生機而示圓寂由是道超凡聖化被人天凡聲教所及莫不波蕩風靡而從之冠其位於列聖之首也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云者託於人天其大則頓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之表也繼有東夏賢者是曰老君以周第二十二帝定王二年丙辰九月十四日生於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父曰韓乾母曰精敷孕八十一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姓李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麗及唇騫鼻聰尖脣闊聃耳蓬頭生而皓首故曰老聃以疑獨之道祕于心

以三寶之德資于用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至簡王二年官至守藏吏十四年遷太史及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以七雄分霸天下擾攘老氏不忍坐視其弊有紫氣浮閨欲西涉流沙而訪至函谷得關令尹喜授以道德二篇深造妙道之理已而弗克流沙死於樞里即而葬焉乃京兆之興平也後之學其道者虛心實腹游於道德黜於聰明高蹈煙霞廻出塵世聲利不能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自我

皇朝聖祖開闢大統以來兵燼之際有學者興肇起其門是曰全真冠伯陽之衣冠稱伯陽之徒黨棄伯陽之宗廟悖伯陽之道德浸漫四方不可勝數毀拆寺宇摧滅聖像僞興圖籍妄設典章肆其異端以干時惑衆殘賊聖人之道輒以無稽之言自彫入歲目之爲經良可笑也如新集老氏八十一化圖化胡

經等百端誣誕之說使識者誦之則齒寒聞之則鼻掩圖云老君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庚申歲真妙玉女晝寢夢日精駕九龍而下化五色流珠吞之而孕八十年至二十一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其母攀李樹剖左脇而生九步生蓮四方乘足日童揚輝月如散花七元流景祥雲墜庭四靈翊衛玉女捧接其母攀枝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指天指地唯道獨尊及長爲文王守威更至成康爲柱下史而棄周爵不知此語何從所出也又云老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上昇太微復生於成都李氏家與尹喜會復上昇適西竺使尹喜作佛以化胡人剃鬚髮爲僧誓而飯之如此謬妄數端皆兒戲之語也嘻噫佛生周昭老生於定尹喜受道德於景王之己卯相去五百有七年何尹喜之爲佛耶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無乃太誕乎夫老氏之首末具載周史而今以爲

殷陽甲真妙玉女所生者然則真妙者凡耶聖耶若聖則老氏豈復仕周爲吏耶若凡則何族耶况老氏之聖也有萬種貞祥而世人豈不知復以爲吏耶何捨明趣昧如此可不愧歟况今槐里塚墓在焉其徒以爲老氏白日上昇何塚墓之有哉乃弃於荆棘之間而不祀此皆具人眉目者之所不爲也其莊列氏亦伯陽之命世亞聖也而子莊子言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獨不言上昇太微之事乎子列子雖闇尹喜一言之善又嘗捨之又喜仲尼荅西方有大聖人以爲至言獨不言化胡之事乎畧舉其兩端則衆謬斯釋矣以前後所說全與本史相違似非老聃者也然則老聃外別有太上老君者成聖耶何設僞以非聖人者如此且夫世亦有至不肖者然樵牧之堅安敢輒欺之况大聖人乎仲尼曰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又許昌新作三教碑以老氏正席佛儒翼之亦不稽古

之甚也且三教之位自漢至今千有餘載如指之據於掌短長左右固有定處豈匹夫匹婦能異哉觀此効顰忘本之徒必欲毀滅大覺之道非毀而能滅惜乎伯陽之道掃地矣何哉猶藤蘿倚於喬松枝葉繁榮蔭及頃畝樵牧過之仰而嘆曰大哉鬱鬱乎藤之茂且

同三

十二

盛矣如此而不言松柏之大本也旣而松無以施其枝葉則枯枯則絕藤蘿委地靡所不致雖深根固蒂而復欲望之於雲漢不亦遠乎于戲伯陽之道其若是而已矣幸遇

同三

十三

主上英雄紹聖聰哲御天軒鑑洞乎八方舜日熙於四海察纖毫而莫隱臨大統以無私仰願正三教之典謨訓諾保合大和爲萬世

之規矩準繩固非小補但野人福裕無任瞻天望聖誠惶誠恐頓首謹言即乙卯年八月

也 帝旣目覽是非具知臧否乃傳

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奏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毀壞

了釋迦牟尼佛底聖像塑著老君來有把釋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座有共李真人一處對證問來李真人道我並不理會得來今委布只兒衆斷事官那造假經人及印板木不揀是誰根的有呵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謊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

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一處當面對證倒時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又毀壞釋迦佛像及觀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却教那先生依前舊塑釋迦觀音之像改塑功了却分付與和尚每者那壞佛的先生依理要罪過者斷事官前立下證見交那摩大師識者若

是和尚每壞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體例要罪過者即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腦児裏行此

聖旨那摩大師緣此 聖旨見奉福寺先生侵了餘占寺院先生不肯分付及玉泉山白玉觀音先生打了不肯陪還使少林長老

金燈長老就德興府對

今上皇帝宣前聖旨即要陪償少林長老先與執結而張權教志敬妄欲支吾不肯分付今上大怒令劉侍中活者恩國擊罵之頭面流血全無愧恥明年遣使胡覩孫下來依著皇帝聖旨本意盡行歸斷時築界牆分付奉

福寺家初

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隨路合退先生住著寺院地面三十七處並令分付釋門而李志常不依歸斷差道士樊道錄再奏

聖旨別生情見依著胡覩虎那演抄數已後

不許改正雖如是奏 上未允許而道士樊志應但向乞台普花處說便詐傳

皇帝聖旨一面却都奪了復推界牆丙辰年五月那摩大師再共少林長老奉福亨長老統攝溫庵主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上方雲長老資福朗講王塔必少大師蘇摩室利

中山提領要阿失真定譯言蒙古文並上合刺鶻林預待李志常等共對

朝廷與先生每大行辨論以七月十六日觀帝於鶻林城之南昔刺行宮帝引諸師入內溫顏接話並賜金帛專待道士辨明真偽而李志常怯不敢去自念前對

天子唯推不知今更相抗慮恐墮負乃使權教張志敬字義鄉魏仲平溫的罕等遷延緩進祖僧遠近竟不面會覩聞諸師退朝即復趨程 天子阿里不可大王知此道士無理雖復多語竟不與言而李志常見僧上行進退狼狽愁思內鬱變成腦疽股慄蒐驚又感雷震因而殂焉故當時之人爲詩詠云楂子店前不死方老丘傳與李真常三千玉女長春館十二瓊樓偃月堂服氣變爲休息痢吞霞化作腦疽瘡全真業貫年來蒲露靈掀簷罪玉皇聞者以爲實言即戊午年六月日也 帝以諸王大會封賞事殷僧道對辨之事具

阿里不合大王替行問當所有事件一一奏聞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間天兵始過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公長老首居上方椽栗充糧以度朝夕全真之徒挾丘公之力謀占中盤乃就振公假言借住振公以謂道人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止占居既父遂規永定王道政陳知觀吳先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損佛像又冒奏國母太后娘娘立碑改額爲棲雲觀院內古佛舍利寶塔高二百尺又復平蕩影堂正殿三門雲堂悉皆拆壞廢僧爭奪而不能革乙卯年聖旨斷與和尚不肯分付後上方長老雲公忿其無理破碎其碑奏告

令上皇帝又共那摩大師少林長老朝覲蒙哥皇帝具陳其事聖旨委付令上皇帝改正其弊却爲僧院即戊午年九月初四日也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像及十六羅漢並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後無僧看守有諸

何三

十五

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恐僧爭奪故泯其跡遂毀諸像填於水塹後僧爭之諱本道院僧搜刷像出道士乃伏上方提領雲長老負壞像首上奏朝廷阿里不合大王見而悲感即喚金坡王先生道人右法籤鳴鏑射之以石打之道士頭皆流血謂道士曰佛之真身杳然絕朕猶如虛空不可破壞眼尚不覩豈能損耶但汝無知作地獄種子縱汝邪愚世中有底汝能壞了還曾損著真佛身耶明知道士侵占佛寺壞了佛像故不虛語又燕北玉泉山舊有白玉石觀音像被道士打壞身首分離擊碎石塔穿石作洞內刻道像上諭朝廷爲國家修善之所投簡福地欲永占定恐後爭奪李志常後腦疽既發雷震而卒遂假葬棺柩內成笠子柱杖埋於玉泉而寶屍葬於五華觀中圖欲移年遷葬但顯空棺委待傳播効他達磨尸解仙去而神不容姦欲隱弥露因賽典赤使人貢傘具陳其事

蕃漢聞之哂其姦佞 皇弟大王聞斯矯詐  
乃訴於帝曰道士從來欺謾國家昔年說爲  
投簡福地今日返葬浩然臭身若實如此不  
可輕赦乃遣駟使何會必閻赤及阿斯蘭下  
來發掘果棺出空棺鞠問實尸埋在五華觀內  
剖而視之已成腐爛如此僞妄天下共知而

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恩根本皆難與佛齊  
帝時舉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  
門如掌餘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銜皆是  
群盲摸象之說也時逼冬寒而先生每終不  
肯到路上淹留

道士刻圖出神上昇而天長觀內千片雲板  
自破無聲萬人之鑊不覺鑄裂琉璃巨閣忽  
爾崩摧不祥之事難以具數斯亦積僞謾之  
所致也而玉泉山水地土

持論却令僧衆乘驛還燕乃丙辰年九月十  
日也丁巳年秋八月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再  
上朝廷阿里不哥大王特傳

聖旨盡付那摩國師跨崖據泉上蓋觀音重  
閣內塑其像金塗綠繪巧妙丹青却爲釋有  
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  
聖旨敢不隨奉而先生每見俺

聖旨道家前來做下八十一化圖破壞佛法  
并餘謗佛文字有底板木燒毀了者有塑著  
底畫著底石頭上刻著底先生每不依舊時  
躉例裏底並與壞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委付  
今上皇帝如法行了者帝念此處已定漢地  
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  
家強抑折伏時

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  
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  
家過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  
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肩人奉彌失訶言得

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爲國東藩  
皇帝聖旨倚村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

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

燒却

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

少林長老爲頭衆和尚每張真人爲頭衆先

生每就上都宮中大閣之下座前對論內衆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

超長老奉福亨長老平凜路開覺邁長老大

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素摩室利譯言真定蒙古瓦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竇漢卿姚公茂等承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

餘人共爲證義道士張真人龐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

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辨論已屈伏了招承

皇帝恐先生每心內不伏特傳  
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釋曰西天體例若義墮者斬頭相謝而道士相顧莫敢明答

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爲釋時先生每晃躍鶴列藍袍錦

至元辨僞錄卷第三

何十七末